

《柳堡的故事》引起爭論

影壇往昔

「九九那個陽天呀啾啾啾，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河邊，東風吹得風車轉啊，蠶豆花兒香啊麥苗兒鮮……」每當人們聽到這首優美動聽的《九九陽天》時，不禁會想起軍事愛情題材影片《柳堡的故事》。

新中國軍事題材的影片中很少有涉及愛情故事的，《柳堡的故事》顯然是一個例外。這部風格清新優美，恰似一首抒情詩的影片在嚴酷的戰爭生活中展現一對青年純潔真摯的愛情故事，並通過這個故事展現了軍民之間魚水關係。這在建國以來的銀幕上還是第一次。

《柳堡的故事》的誕生來源於一則真實的故事，故事的情節是這樣的：解放戰爭期間，我軍某連隊駐紮在江南的一個村子裡，那時的軍人在姑娘心目中地位特別高，找軍人做伴侶是許多姑娘的願望。這個連隊一個戰士被軍東姑娘相上了，但粗心的戰士對此卻渾然不知。這也難怪，因為那時連隊戰士們與老百姓關係相處得非常好，房東姑娘經常搶着洗戰士的髒衣服，乾了以後又整整齊齊地疊放在各人的鋪上，房東姑娘的一些細微情感的表露在他眼中完全是一種正常的交往，更何況軍隊還有紀律：軍人不許與地方姑娘談戀愛。直到有一天，那個戰士發現自己軍裝口袋裡有個小紙條，上面寫着「你好」，才感到姑娘對自己的心思，但囿於軍隊紀律，他不許他再和姑娘有任何來往。不久，部隊開往前線，第二張、第三張紙條，上面分別寫着「你真好」、「你實在好」。戰士的心被姑娘打動了，他倆暗暗地相愛了。不料，此事被人發現了，連長狠狠地批評了這個戰士，並不許他再和姑娘有任何來往。不久，部隊開往前線，戰士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戰鬥結束後，部隊又返回原來村莊。姑娘得知心愛的戀人犧牲了，她覺得戰士是為她死的，心裡充滿了愧疚，便在一棵樹上上吊自殺了。那位連長覺得這對情人的死與自己當初的批評有關，非常內疚，並用一輩子不結婚來懲罰自己。

來源於真實故事

這是戰爭年代特有的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它深深地打動了軍旅作家石言的心，他決定以此為原型寫一篇小說。他覺得這個故事過於淒悲，決定給這個故事增添一些亮色。畢竟，讓有情人終成眷屬是人們永遠的祝願。於是，在石言的筆下，這個淒美的故事改變了它原來的發展方向：

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進駐一個名叫柳堡的村子，村裡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二妹子。新四軍一位名叫李進的副班長住進她家後與二妹子漸漸地產生了感情，後被領導發現。按照部隊紀律戰士是不允許談戀愛的，副班長在指導員的開導下只好服從命令，暫時中斷了與二妹子的聯繫。不久，部隊上前線，副班長與二妹子將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忍痛分別。幾年後副班長所在部隊又



▲《柳堡的故事》劇照，陶玉玲演女角，廖有梁演男角

經此地，已經升為連長的副班長去找二妹子，得知二妹子自部隊走後參加了游擊隊，還入了黨，成為一名幹部，並且一直在等着他。兩人在當年約會的地方又重逢了，兩位有情人終成眷屬。

《柳堡的故事》最初發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並獲得讀者的好評。南京軍管會文藝處長賴少其、劇作家沈西蒙以及作家黃宗江看了後都感到這個小說是拍電影的好本子，便找到石言合計將它改成劇本，並由黃宗江與石言完成這一改編。

在改編過程中，有人提出在戰鬥生活中，軍人與地方姑娘之間談戀愛，這是違反了軍隊紀律，應當予以批評。甚至有人提出，軍事影片中不應當出現談戀愛的鏡頭。其實，在小說發表後，這種批評就已經開始了。上述種種意見使石言和黃宗江對小說的改編陷入困境，好在當時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周揚在關鍵時刻支持了他們。周揚在看了小說後很是欣賞，同時也指出了小說立意的不足之處，即單純描寫了軍人與地方姑娘的愛情。周揚認為，小說經過改編應該是可以搬上銀幕的……

劇本完成後，1957年，八一電影製片廠決定立即投入拍攝，並指定由新中國第一位女導演王蘋來執導這部影片。

王蘋接手《柳堡的故事》後，組織人馬對劇本根據電影需要作了適當的修改，並在自己熟悉的圈子裡來找「二妹子」，結果找來找去，卻沒有一個合適的人選。正當她為此感到苦惱時，黃宗江、吳石岩「雪中送炭」來了。他倆向王蘋推薦了華東軍區解放軍藝術劇院話劇演員陶玉玲。黃宗江是王蘋的老朋友，做事一向很有眼光。心急的王蘋恨不得立即見到陶玉玲。不巧的是當時陶玉玲正在各地巡迴演出。王蘋從南京找到杭州，又從杭州找到舟山，終於在舟山「截住」了陶玉玲。然而，當她第一次見到陶玉玲時，卻感到有些失望。原來陶玉玲由於為戰士們演出疲勞過度，眼睛腫起了一個大包，整個臉都有些變形，同行的人見了都認為陶玉玲不是飾演二妹子的最佳人選。但王蘋卻感到陶玉玲儘管「不美」，但氣質不錯，再說拍了這麼遠，就這麼放棄也有些不甘心，便給陶玉玲拍了些照片帶了回去。同事們看了照片後說：「你在全國到處找演員，沒想到找了這麼一個「獨眼龍」。但王蘋對這個「獨眼龍」卻很上心，她把陶玉玲與飾演「二妹子」的其他人選比較來比較去，最後覺得「二妹子」角色還真是非陶玉玲莫屬。好在廠長也站在了王蘋的一邊，「二妹子」的角色就這麼定了下來。

找到「二妹子」後，王蘋便帶領劇組一行來到江蘇寶應縣柳堡拍戲。柳堡原來叫留寶頭，後又改名劉壩頭，石言在創作這部小說時為體現既是戰爭又是抒情的風格，遂將劉壩頭改成了柳堡，因「柳」字多情，「堡」有兵味，況且劉壩頭上也都是些大柳樹。這一改不但使劇名有了濃濃的情味，而且也使劉壩頭在《柳堡的故事》上映後改名柳堡。

王蘋帶攝製組來到外景地後，為了使演員們充分把握自己所飾演的角色，她安排演員們與老鄉們生活在一起。陶玉玲與飾演「我爹」的康天生一起跟老鄉們學划船，跟姑娘們學割麥子，還利用業餘時間幫姑娘們補習文化，正是這種朝夕相處的生活使演員們深深地體會到了柳堡姑娘們的真誠和樸實，演起戲來也顯得得心應手……

陶玉玲演活二妹子

《柳堡的故事》是反映愛情故事的，但影片中卻沒有一處談情說愛的鏡頭。其實，細膩含蓄正是這部片子的成功之處。戲中陶玉玲的話很少，一段要求參軍，三次叫副班長，台詞總共加起來才208個字，但她憑着自己的聰慧靈性把少女懷春的情致演到了極致。導演王蘋只要一點撥，她就立馬能悟出什麼來。而王蘋點撥最多的要算那句「二妹子，給我們加點糖」。劇中有一場戲描寫的是部隊回來後，小牛把副班長拉到姐姐的房間裡，讓他看二妹子給他做的鞋，副班長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攝影師這時將鏡頭搖向了正在梳妝的陶玉玲飾演的



▲《柳堡的故事》海報

「二妹子」，當陶玉玲表演在頭上插花動作時，在一旁的王蘋對她說：「好，二妹子，再給我們加點糖。」陶玉玲在往頭上插花的那一剎那，自然流露出甜甜一笑，這甜甜一笑將少女的靚麗柔情表現得淋漓盡致，樂得王蘋嘴都合不上了。

同樣的含蓄也體現在了副班長身上。劇中有一場戲是「二妹子」給副班長倒水，燙得副班長跳起來又死捧着那個杯子，嘴裡連忙說着沒事沒事。還有「二妹子」讓小牛捎信兒約副班長到小橋那邊去，副班長高興得不知怎麼好，咧着嘴到旁邊做了一套單槓。這些動作將那個年代愛情的含蓄表現得淋漓盡致。

1958年初，《柳堡的故事》拍攝完成，影片一經公映，立即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影片所到之處，到處都響起了《九九陽天》那優美的旋律。儘管《柳堡的故事》以其清新自然贏得了廣大觀眾的喜愛，但同時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論，尤其是對這首由高如星創作的《九九陽天》爭論更為激烈，有人認為這首插曲「表現了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粉紅色的愛情幻想」，「迎合了很多青年的不健康情緒」。使人在歌裡「感受到的是一種軟綿綿的不夠健康的感情」，「好像是又聽到了解放前揚州姑娘賣唱時的那種扭扭捏捏的音樂格調，也想到了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二者在旋律的裝飾上很相似」。《北京日報》、《人民音樂》、《大眾電影》等各大媒體圍繞這場爭論也相繼刊登《「九九陽天」是一首很健康的歌曲》、《「九九陽天」的創作方向值得研究》、《戰士喜愛「九九陽天」》、《不應該過分推崇「九九陽天」》、《這不是一首好的愛情歌曲》、《「九九陽天」唱起來不對勁》等多篇文章。李煥之、瞿希賢、李凌、譚冰若等著名音樂家對這首插曲則給予了肯定，認為「這是一首比較成功的愛情歌曲，其情調是委婉動聽的，旋律比較優美，並且有令人感到親切的南方民歌的特色」。羅瑞卿總參謀長也稱「這是一首最好的抒情歌曲」。這場爭論的結果使得《九九陽天》影響更深更廣，並成為全國人民喜愛的一首愛情歌曲。

周總理也非常喜歡這首歌，對陶玉玲在影片中扮演的二妹子也很欣賞。在1959年國慶十周年招待會，他在接見陶玉玲時說：「你是在《柳堡的故事》裡演二妹子的吧，演得很甜啊！」「演得不錯嘛，你還年輕，不要驕傲，好好努力。」聽了總理鼓勵的話語，陶玉玲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只是連連點頭。事實上，儘管陶玉玲在後來演過不少角色，但她留給觀眾印象最深的還是她在《柳堡的故事》中飾演的「二妹子」。直到今天，「二妹子」的身影還伴隨著《九九陽天》的優美旋律不時浮現在人們眼前，成為對那個特殊年代的一種永遠的記憶。

摘自《黨史博採》作者袁成亮

為人執事

蔡元培為《魯迅全集》作序

蔡元培與魯迅的關係，正如郭沫若所說，蔡元培「對於魯迅先生始終是刮目相看的」。直到魯迅的病歿，蔡元培是盡了他沒世不渝的友誼。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於上海寓所。這天，宋慶齡特意來到中央研究院，告訴魯迅去世的消息，並請蔡元培參加魯迅治喪委員會。次日，蔡元培前往萬國殯儀館弔唁，並輓以一聯：著作最謹嚴，豈惟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

在萬國公墓為魯迅舉行葬禮時，蔡元培親為執紼，並致詞說：「我們要使魯迅先生的精神永遠不死，必須擔負起繼續發揚他精神的責任來。」他還發表《記魯迅先生軼事》，回憶兩人交往中幾件影響深刻的往事。蔡元培最為稱道的是魯迅的人品風範。他說，魯迅在教育部供職時，同事齊壽山「對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魯迅職後，齊壽山也因之而辭職於教育部，蔡元培說：「這是先生人格的影響。」

蔡元培如此高度評價魯迅，如此認真處理魯迅的後事，卻引來蘇雪林的非議。她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開信中，批評蔡元培不該主持魯迅的葬儀，不該成立魯迅紀念委員會，說蔡元培對魯迅「如此為之表彰，豈欲國人皆以魯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為作模範乎？以先生之明，寧忍為此，殆以有所蔽焉爾。」她還警告說，蔡元培「今日為左派利用而表彰魯迅……同情魯迅，國人誰不惟先生馬首是瞻，則青年心靈之毒化，反動勢力之醞釀，有不可思議者。……此則願先生之自重者也。」

蔡元培一生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而惟有這一次沒有「兼容」蘇雪林的觀點，儘管蘇雪林以公開信的方式向他責難，他還是採取了不屑一顧的輕蔑態度，根本沒有理睬，依然投入紀念魯迅的實際而具體的工作中。

1937年3月，《魯迅全集》已經編定，接着下來的便是書稿的審定，而魯迅書稿要想順利通過當權者的審查，那時還真是件困難的事，許廣平很著急，立即給蔡元培去信求助。5月20日，蔡元培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說：

「魯迅先生遺著事，弟曾函商於中央宣傳部邵力子部長，力子來談，稱：內政部已轉來呈文，當催促邵員提前檢查，現尚未斷言是否全部都無問題，萬一有少數在不能不禁之列，止可於全集中剔除幾部，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邵力子不負蔡元培的託付，親自審查，很快便通過審查，予以出版印刷。次年3月22日，許廣平來信，請求蔡元培為《魯迅全集》作序。蔡元培欣然應允，可是，畢竟對魯迅的文章缺乏了解，總是有着無從下筆的感覺。他是個認真、慎重的謙謙君子，決無貿然從事的習慣，於是，又給他與魯迅的共同朋友許壽裳去信：

「弟曾得許廣平夫人函，囑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筆，深願先生以不可不說者示之，蓋弟雖為佩服魯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讀過甚少，即國際間著名之《阿Q正傳》，亦僅讀過幾節而已。深恐隨筆嘆美，反與其真相不符也。」

他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瀏覽了魯迅的主要作品後，才為《魯迅全集》寫出了序，他在序文中說：「魯迅先生的創作，除《墳》、《吶喊》、《野草》數種外，均成於1925年至1936年中，其文小說、書信一數種，均為雜文與短評，以十二年光陰成此許多作品，他的感想之豐富，觀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確，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當的，他就很自然的寫出來，這是何等天才！何等學力！」

他稱讚道，魯迅著作「方面較多，蹊徑獨闢，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1938年6月間，《魯迅全集》二十卷本終於出版，他又為《魯迅全集》紀念本題字。魯迅紀念委員會為答謝他，讓沈雁冰贈贈一套《魯迅全集》紀念本。可是，他早已按價付了一百元錢的訂金，當許廣平知道此事後，立即讓魯迅紀念委員會幹事王紀元將錢退還，並說，贈送先生一套《全集》，為紀念委員會中所議決，望先生萬勿推卸。然而，他卻堅持將錢交於紀念委員會，並覆函說：「鄙人對於魯迅先生身後，終不願電無物質之補助，請以此款改作贖款。」

許廣平接信後，只得遵從蔡元培的吩咐，收下一百元，以作「將來舉行紀念事業時」用。

他和宋慶齡還以魯迅紀念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發表《徵訂《魯迅全集》精裝紀念本啓》，這則啓事也是廣告：「魯迅先生為一代文宗，畢生著述，承清季樸學之緒餘，奠現代文壇之礎石。」編印《魯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喚醒國魂，砥礪士氣，」現在《魯迅全集》已印刷完畢，「除普通刊本廉價發行預約外，另印精裝紀念本一種，以備各界人士定購，每部收價一百元。」許廣平對蔡元培為魯迅所做的一切極為感謝和崇敬，她撰文讚揚說：

「蔡先生對全集出版方面，曾再三賜予援助，計劃久遠，費去不少精神，且曾向商務印書館設法訂立契約。……至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內傳頌，魯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拔，此次更承為全集作序，如何宗尚，魯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豈徒私人之感幸。」

摘自《人民政協報》作者張家康

香港鳥類郵票

懷舊堂主

郵手好閒

香港予人石屎森林的印象。可是，這個面積僅有一千平方公里的都市卻得天獨厚，超過460種雀鳥在此路過或棲息，佔中國已知鳥種三分之一，全球二十分之一。數目之多，令人嘖嘖稱奇。

這是因為，香港擁有多元的自然生態環境：季風氣候分明，位處沿海河口，海岸線綿延曲折，河谷縱橫交錯，形成岩岸小島、沙灘泥灘、濕地魚塘、田野樹林，以至廣被草木的山坡山峯。

不同品種的雀鳥，都能覺得愜意的居所。

香港更是東亞地區候鳥遷徙路線的中轉站。各種鳥類成群結隊，一年復一年，到訪這個雀鳥天堂。

雀鳥樂聚於斯，因為香港為留鳥、候鳥及遷徙鳥提供多樣化棲息之地。

2006年，香港通用郵票選用香港雀鳥為素材，讓人们在煩囂的都市中，細賞飛羽繽紛之美，靜聽鳴禽天籟之聲。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香港郵政發行的第三套通用郵票。

郵票共有16枚，分別為：一角「白腹海鷗」、兩角「領角鴉」、五角「赤紅山椒鳥」、一元「普通翠鳥」、一元四角「叉尾太陽鳥」、一元八角「粉紅燕鷗」、一元九角「黑臉琵鷺」、二元「小白鷺」、

二元四角「彩鸛」、二元五角「家燕」、三元「紅耳鴨」、五元「棕背伯勞」、十元「白鶺鴒」、十三元「琵琶鴨」、二十元「喜鵲」、五十元「卷羽鸚鵡」。

圖為香港候鳥細面額小全張。小全張上面的四枚郵票分別是十元「白鶺鴒」、十三元「琵琶鴨」、二十元「喜鵲」、五十元「卷羽鸚鵡」。



壯族的三月三

華夏風情

三月三，是壯族人民盛大的節日，相傳為紀念壯族歌仙劉三姐而形成的節日，故又稱歌仙節。每年的農曆三月三的壯鄉，山山寨寨到處都是歌的海洋。人們精心打扮，男女青年心懷喜悅向歌墟湧去，河邊、山谷、林子都是天然的舞台。春天的大地，萬木復蘇，嫩草茸茸，初綻的野花，或白、或紫、或紅，爭芳鬥艷。青年男女們對歌、碰蛋、拋繡球、談情說愛。這美麗的春色喚起人們的美好情感，歡樂的歌聲在空中回響。

關於三月三的來歷，有兩種說法：一說，古代有一對情人，都是有名的歌手，經常唱山歌來表達相互的愛慕之情。但由於封建禮教的束縛，使他倆不能結為夫妻，於是他們絕望地雙雙殉情身亡。人們為了紀念這對情侶，遂在三月初三唱歌致哀；二說，在唐代，壯族出了

一個歌仙，名叫劉三姐。她聰明過人，經常用山歌歌頌勞動和愛情，揭露財主們的罪惡，財主們對她又恨又怕，一年的三月初三，劉三姐在山上砍柴時，財主派人砍斷了山藤，使她墜崖身亡。後人為了紀念這位歌仙，便在劉三姐遇難這天聚會唱歌，一唱就是三天三夜，歌墟就此形成。根據1934年編的《廣西各縣概況》記載，當時廣西有歌墟活動的就有二十六個縣，幾乎遍布廣西各地。

包五色糯米：節前家家準備五色糯米飯和彩蛋。人們採來紅蘭草、黃飯花、楓葉、紫薯藤、用這些植物的汁浸泡糯米，做成紅、黃、黑、紫、白五色糯米飯。相傳，這種食品是深得仙女們的讚賞後流傳下來的；也有人說是祭祀歌仙劉三姐的。吃了這種飯，人丁興旺，身體健壯。彩蛋則是歌墟中男女青年用以交際傳情的物品。

繡球傳情：繡球活動早在南宋文人朱輔的《蠻溪叢

笑》中就有描述：「土俗節數日，野外男女分兩朋，各以五彩新囊豆粟，往來拋接，名為飛綸。」飛綸即為今天的繡球。歌墟的繡球連起了男女愛情，成為壯族青年男女交際的一種習俗。是姑娘們在節前趕製的工藝品，製作工藝都很精巧，個個都是絲織工藝品：十二花瓣連成一個圓球形，每一片花瓣代表着一年中的某個月份，上面繡有當月的花卉。有些繡球做成方形、多角形等。繡球內裝豆粟或棉籽。球上連着一條綢帶，下墜絲穗和裝飾的珠子，象徵純潔的愛情。

對歌談情：三月三歌墟是男女青年進行交際的好時機。每逢歌墟，方圓數十里的男女青年聚集。小伙子在歌師的指點下與中意的姑娘對歌。通常是男青年先主動唱「遊覽歌」，觀察物色對手，遇到合適的對象，便唱起見面歌、邀請歌。女方若有意就答應。男青年再唱詢問歌，彼此有了情誼，唱愛慕歌、交情歌。歌詞皆即興發揮，脫口而出，貼情貼景。歌聲是條紅線，牽引着兩顆愛心，若姑娘覺得眼前的小伙子人才、歌才都滿意，便趁旁人不注意，悄悄將懷中的繡球贈與意中人，「他」則報之以手帕、毛巾之類的物品，然後歌聲更加甜蜜，遂訂成秦晉之好。對歌前，劉三姐的神像由眾人抬着遊行一周，人們祈求她賜予歌才，保佑三月三歌墟人人對歌如意。

碰彩蛋：彩蛋是把熟雞蛋染成彩色用以傳情之物。小伙子在歌墟中手握彩蛋去碰姑娘手中的彩蛋；姑娘如果不願意就把蛋握住不讓碰，如果有意思就讓小伙子碰。蛋碰裂後兩人共吃彩蛋，這就播下了愛情的種子。

此外，還有搶花炮、演壯戲、耍雜技、舞彩龍、舞綵鳳、武術表演、唱桂劇等，整個山鄉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

摘自「中國網」



▲壯族姑娘在三月三歌墟載歌載舞